

真理之光

——苟坝马灯的故事

■新华社记者 黄可欣 李惊亚 张瑞杰

苟坝，是个山清水秀的小山村，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枫香镇。这里，有一座红军马灯陈列馆。其中的一盏马灯，有着特殊意义。

1935年2月下旬，中央红军二渡赤水，再占遵义。3月10日凌晨，中革军委接到红一军团林彪等的急电，请求攻打打鼓新场（今贵州金沙县城）守敌。打鼓新场距苟坝百余里，堡垒坚固，易守难攻。

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《红军长征史》记载，就是是否攻打打鼓新场的问题，中央负责人在苟坝进行讨论。与会多数人主张打，毛泽东在全面分析敌情后，坚决主张不能打。

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在《长征行》中，详细记述苟坝会议：会开了整整一天，争论很激烈，只有毛泽东一人不同意打，反复强调不能打固守之敌，不能“啃硬的”，应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。最后，主持会议的张闻天搞民主表决，决定由周恩来起草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，11日晨下达。

“周恩来到住处到深夜写好作战命令，刚准备休息，毛泽东提着马灯来了，要周恩来晚一点下达命令，还是再商量商量。”石仲泉写道。

周恩来在《党的历史教训》中回忆：“别人一致通过要打……但毛主席回去一想，还是不放心，觉得这样不对，半夜里提着马灯又到我那里来，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，还是想一想。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，一早再开会议，把大家说服了。”

后来得知，蒋介石已令重兵驰援打鼓新场，红军如是真去硬攻，必将陷入重围。

《红军长征史》记载，毛泽东就在苟坝提出，今后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由那么多人指挥，否则会贻误战机。1935年3月12日，根据毛泽东、张闻天等提议，特在中央成立了由周恩来、毛泽东、王稼祥组成新“三人团”，即三人军事指挥小组，全权指挥军事。

党史专家评价苟坝会议在红军长征中的意义：一是撤销了进攻打鼓新场计划，使红军免遭重大挫折；二是巩固了毛泽东在党的领导地位，进一步确立了在红军中的指挥地位；三是明确了毛泽东在红军的职权，为实现他早已谋划的“把滇军调出来”、西出云南渡过金沙江入川的战略计划奠定了思想、组织基础。

“苟坝会议是我们党探索科学民主集中制的过程，在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。”遵义市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张黔生说，一般都认为“少数服从多数”，但有时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，苟坝会议说明，共产党员要讲大局、有担当，要发扬党内民主，发出真实、理性的声音，最终作出符合实际的科学决策。

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规定，党组织讨论决定问题，必须执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。决定重要问题，要进行表决。对于少数人的不同意见，应当认真考虑。《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》，也对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、发扬党内民主和保障党员权利等提出了要求，包括“注意听取不同意见，正确对待少数人意见”。

苟坝会议陈列馆讲解员杨秀告诉记者，去年前来参观者超过180万人次。人们把当年毛主席深夜提着马灯去周恩来住处走过的田埂路称为“毛泽东小道”。

（新华社贵阳7月15日电）

壮丽70年

奋斗新时代

——记者再走长征路



四渡赤水出奇兵

■新华社记者 马云飞 李惊亚 张瑞杰

赤水河，发源于云南镇雄县，绵延于川滇黔边界，在四川西南汇入长江。

红军长征出发85周年之际，记者寻访红军足迹来到这里，看到河底的淤泥和沉沙在大雨过后浮上来，宽阔的河面微微泛着红光。

1935年1月至3月，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次渡过这条河，把“围剿”的国民党军远远甩在身后。

沿着习水县土城古镇的老街行走，穿过女红军街的小巷，拾级而下，便到了当年红军一渡赤水河的一个渡口。

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，蒋介石调集40万兵力“围剿”红军。中央红军计划由赤水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。1月28日，红军在土城东北3公里的青杠坡与尾追的川军发生激战。敌人后续部队增援上来，形势对红军越来越不利。

67岁的林成英住在土城古镇的老街上，她的公公何木林是红军，江西会昌人，1935年在青杠坡战斗中受伤，被当地人搭救后留下。

“他谈起当年的情形就说，战斗很激烈，不少战友牺牲，他多活了几十年，最大愿望就是死后葬在青杠坡。”林成英说。

战斗进行中，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，根据毛泽东的意见，果断改变原定计划，决定立即撤出战斗，西渡赤水河。由此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。

29日凌晨，红军开始撤离土城，并从猴耳环（今元厚）、土城上下渡口等处，利用从群众征集来的架桥物资和船只，一渡赤水河，以新的进攻姿态出现在川南。

蒋介石在恐慌中重新调整部署，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川滇边境。毛泽东却指挥红军杀了个回马枪，于2月18日至21日由太平渡、二郎滩等渡口向东二渡赤水，回师黔北，取桐梓，占娄山关，再夺遵义城，击溃和歼灭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，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。

红军三渡赤水的渡口，位于酒香四溢的茅台镇，当年赤水河畔那棵发了新芽的黄桷树，如今枝繁叶茂；它的旁边，一座纪念塔高耸立。

3月16日至17日，中央红军由茅台及其附近地区西渡赤水河，向古蔺、叙永方向前进，再次击破了蒋介

石围歼红军于遵义一带的企图。

“红军从茅台附近朱砂堡、羊山坳、银滩等渡口三渡赤水，朱砂堡就是现在我们所在的纪念塔旁边的渡口。”仁怀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刘一鸣介绍。

如今赤水河两岸楼房林立，河上的迎红桥是2015年建成的，仿照红军渡河时的木板桥，走在上面“吱呀”作响。

三渡赤水后，红军再次出现在川南，蒋介石急忙调整部署，企图将红军聚歼于古蔺地区。毛泽东当机立断，毅然决定回师东渡，夺取战略主动权。红军于3月21日至22日，由太平渡、二郎滩等渡口第四次渡过赤水河，再回贵州。

此后，红军急速南下渡过乌江，兵临防守空虚的贵阳，又向云南挺进，直逼昆明，随后巧渡金沙江。

“从此，中央红军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，粉碎了敌人围歼红军于川、黔、滇地区的计划。”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《红军长征史》中写道。

书中写道：四渡赤水之战，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惊心动魄、最精彩的军事行动，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“得意之笔”，是他的高超指挥艺术的生动体现，是红军战争史上的奇观，是以少胜多、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典范。

在土城四渡赤水纪念馆，有一支由退休老人和纪念馆工作人员组成 的艺术团，每到周末和节假日都演唱《长征组歌》，保留曲目是《四渡赤水出奇兵》。

纪念馆副馆长袁正纲说，四渡赤水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，说明机动、灵活、运动的战略战术又回到红军队伍中来了。

他说，这近乎神奇的指挥艺术，是遵义会议“坚定信念、实事求是、独立自主、敢闯新路、民主团结”精神的实践。

刘一鸣认为，四渡赤水，最重要的是，红军选准了前进的方向和道路，决定了革命的命运。这对今天、未来，都有着重要的启示。

“四渡赤水充分展现了红军艰苦奋斗、百折不挠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，以及共产党人不墨守成规、不因循守旧的创新精神。”遵义市长征学会常务副会长黄先荣说。

（新华社贵阳7月14日电）